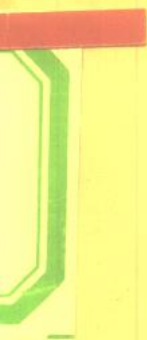


政治劇

揚 · 馬 萊 克 著



政治剝削

楊·馬萊克 著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

中 文 版 出 版 部

1955年·北京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
中文版出版部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14號

北京外交部街八號

*

1955年10月第一版

195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33 1/2"×46"·1/32·6-1/8 印張·插頁 2·135,000字

1—14,060冊

定價 (6) 0.70 元

*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本集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年發表的揚·馬萊克同志的政治劄記的選輯。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譯

中文版出版部

目 錄

水上秘密警察	(1)
美國“殺人室”	(3)
美國特務的又一失敗	(5)
巴黎的“小華盛頓”	(9)
流氓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	(12)
克虜伯、斯汀斯和沙赫特之流蠢動起來了……	(16)
“鋼盔隊”又來了	(20)
英美在近東的“石油戰”	(24)
好像是在一個被征服的國家裏……	(27)
日本島上的軍事基地	(29)
南非聯邦是一個監獄國家	(32)
俄克拉何馬在焚書了……	(34)
西德的“小美國”和“防禦”的故事	(38)
美國“慈善”的實質	(41)
再談美國的“慈善”	(44)
麥卡錫威脅着……	(47)
陷入美國“友誼”圈套的希臘	(49)
“美國佬，回家去！”	(52)
什麼人交什麼朋友	(56)
戰犯充當了波恩聯邦議院議員的候選人	(58)

法國面臨嚴重威脅	(60)
掛着“歐洲軍”招牌的希特勒“國防軍”	(63)
美國在日本的基地是亞洲和平的威脅	(66)
美國侵略亞洲人民的新行動	(69)
本遜部長和農民	(72)
爲什麼他們招人恨	(75)
用“國防軍”進行訛詐	(78)
美國原子心理症的新症況	(81)
波恩復仇主義分子的擁護者	(84)
爲什麼美國要捏造“暴行”的謊言？	(87)
法國人民的民族尊嚴受到粗暴的侮辱	(89)
英國殖民者在怯尼亞的暴行	(93)
和平事業的敵人還不肯在朝鮮歇手	(95)
謊話說夠了！血也流夠了！	(98)
“普魯士式的大吹大擂”	(102)
希特勒“王牌駕駛員”的保護人鼠目寸光	(106)
佔領和它的……“好處”	(109)
馬德里發生了怎麼一回事	(113)
在美國的監視下	(116)
必然失敗的政策	(118)
戰爭歇斯底里的煽動者	(121)
法國的“歐洲軍”鼓吹者遭到失敗	(125)
漂亮的言辭和侵略的行動	(127)
西德復仇主義分子的預算	(131)
誣衊和威脅危地馬拉的运动	(134)
英國人民反對美國原子狂人	(136)
美國的種族歧視狂又發作了	(139)
策動干涉危地馬拉的人辭窮理屈	(141)

美國加緊逼迫伊朗	(144)
阿登納先生的新花樣	(147)
台灣——美國在遠東的挑釁基地	(150)
狂亂中的波恩	(153)
強盜分贓	(158)
巴西發生了什麼事	(161)
蒙泰西案暴露了什麼	(164)
“普魯士精神”重新抬頭	(167)
復仇主義“國防軍”和英美的“保證”	(171)
美國在意大利的訛詐行為和事實真相	(174)
蓋倫的間諜為美國情報機構服務	(177)
美國佬和西德“主權”	(179)
為什麼豐收在美國被認為是“災害”？	(181)
柯林斯在南越的使命	(184)
英國——美國的原子彈轟炸機母艦	(187)
美元和友誼	(190)

水上秘密警察

紐約一位法官弗蘭克·奧利弗有一次在“美國人”雜誌上描寫美國警察橫行霸道的情形說，“他們可以闖進任何人的屋裏進行搜查，不管白天黑夜，而且不帶什麼搜查狀，也不必提出任何理由！”

現在，美國的秘密警察已經不滿足於單是恐嚇本國的老百姓了。對於夢想統治世界的美國野心家來說，希姆萊玩的這種“兒戲”已經不够味了。他們決定在新年前夕拿出一套更新奇的玩意兒讓世界人民見識見識……

在聖誕節前夕，所謂麥卡倫—華爾特法（即移民與歸化法）開始生效。根據這一法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有權甄別進入美國港口的一切船隻的船員和飛到美國去的每個外國飛行員。只有那些“忠誠測驗”及格並得到“聯邦調查局許可證”的人才可以在美國登岸。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可以在美國口岸進行盤查，也可以在半路上進行盤查。

美國水上秘密警察甚至等不及這個“法律”生效便首先行動起來。據法國“人道報”說，最近在普利茅斯港上岸的法國郵船“自由”號船員在半路上曾受到聯邦調查局特務肆無忌憚的甄別。船員們開了一個會，他們在會上憤怒地抗議美國秘密警察這種法

西斯行徑。其中一位海員對英國新聞記者說：“這是對我們的政治自由的侮辱！”他的話代表了所有船員的意見。

的確，盤問一個外國公民是完全違反國際公法的，是對別國的主權一種聞所未聞的侮辱。胡佛的特務們這樣胡作非爲，已經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憤。挪威海員工會主席豪根說：“我們不能容忍美國警察到挪威船上來。”瑞典海員工會警告說，如果有人胆敢對他們援用這條法律，許多海員就會走掉不幹。

甚至冷血的資產階級報紙也表示憤慨。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說：這種政策損害了美國的威信。法國“世界報”提出了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問題：如果美國水手到達瑟堡港或者哈弗爾港，突然遭到法國秘密警察盤查，他們會覺得怎樣呢？只有驚惶失措的人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這是該報所作的意味深長的結論。

西歐各國，包括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瑞典和挪威的官方代表，都提出了抗議。不過英國外交部提出抗議的理由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坐英國船頭等艙走一趟，英國就得付票價三百五十英鎊。這當然是英國外交部的事，我們且不去管它。

美國根本不理會這些抗議，照舊侵犯他國的主權。美國特務機關正在草擬一個須受甄別的船隻的名單。他們大言不慚地說，他們的新年計劃是如此龐大，很可能他們的“檢查員不夠用”。

但是，他們編製這些計劃時，沒有把西歐和全世界老百姓的意志估計在內。老百姓並不像他們的政府那樣喪失民族自尊心。胡佛先生的水上特務是否用得上還是個問題。

（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美國“殺人室”

經過希特勒殺人營的恐怖而倖免一死的人們，所有聽說過麥丹尼克和奧斯威辛的毒氣室的人們，讀到下面幾句話都會覺得很熟悉的：

“劊子手把房間裏的毒氣一開放，庫克便目瞪口呆，頭部後仰。過了大約五分鐘，他感到惡心，最後便嘔吐起來。一切都完了。他的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瞪着天花板。”

有人會說，這一定是希特勒毒氣室的一段描寫，或者是一個目擊者的證詞，或者是希特勒暴行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摘錄。

但是，都不是！這是美聯社最近關於聖昆廷（加利福尼亞州）專供行刑用的一間毒氣室的報道。美國劊子手的確比希特勒屠夫高明。加利福尼亞的劊子手們披着醫生的外衣，還用一種“特別聽診器”去聽這些快悶死的被害者的心臟跳動。美國通訊社說，他們就是這樣斷定受刑者在毒氣室中的垂死掙扎“歷時十分鐘”。

聖昆廷的毒氣室是爲了一定的目的而設置的。這不僅是殺人的“最新”發明，而且是試驗大規模毀滅人們的殘酷方法的“實驗室”，美帝國主義者想在他們所準備的戰爭中使用這種方法。希特勒“毒氣室”竟變成了杜魯門的裝備！

希特勒和美國劊子手們所走的罪惡道路的各個階段，其酷似

真令人驚訝。一樣的法西斯恐怖統治，一樣的焚燬書籍，一樣的集中營和一樣的毒氣室。毫無疑問，結局也必定一樣。聖昆廷的毒氣室將成為各國人民將來審判人類公敵美國原子狂人的許多物證之一。

（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美國特務的又一失敗

一九五二年年底，美國間諜機關又遭到了一次失敗。他們和波蘭流亡者匪幫的直接聯繫，和米柯拉茲科、畢亞拉、波比埃爾之流的直接聯繫，和設在倫敦的安德斯“司令部”以及在波蘭活動的間諜恐怖組織“自由獨立團”的直接聯繫，都在世界輿論面前被揭露出來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就是依靠這全班人馬來進行其反波蘭人民的敵對活動的，現在，他們的各種邪惡關係已經完全揭穿了。

“自由獨立團波蘭支部”和“自由獨立團駐外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繫，又通過這個關係與波蘭流亡者的上層分子集團相勾結。這個匪幫早先是為英國情報處服務的，可是一九四九年初，破落的英國主子把這批匪徒移交給他們的美國上司。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自由獨立團駐外辦事處”和美國情報處締結了一個協定。中間人是前任美國駐波蘭大使布利斯—藍恩和美國情報處的薩帕加上校——波蘭的賣國賊，一個入了美國籍的波蘭人。這個惡毒的協定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杜魯門為了在和平民主陣營中進行卑劣的破壞活動而撥出的一億美元是怎樣用去的。

這個協定的主要條款之一，就是“自由獨立團駐外辦事處”有義務在波蘭從事間諜、顛覆和破壞活動。美國特務答應給他們

大規模的技術援助和經濟援助，並協助他們訓練間諜和特務。杜魯門和艾奇遜之流的毒辣虛偽就是這樣的。他們嘴裏唱着關於“防禦”和“美國的和平願望”，關於“自由”和“人道主義”的美妙頌歌，一隻手彈着無弦的琴，另一隻手則推動僱傭的匪徒們說：偵察那個國家，放火，爆炸，殺人！

一九五二年年底，“自由獨立團波蘭分團”的兩個首領科瓦爾斯基和森科，放棄了地下活動，向人民波蘭的保安機關自首了。他們說，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的活動的罪惡性質，這種活動是他們奉“自由獨立團駐外辦事處”之命進行的。他們說，他們早就停止了敵對活動，並且盡力癱瘓以反對波蘭人民共和國為目的的特務間諜活動。他們把文件、無線電台、武器以及從英美特務機關領來的一百多萬美元，都交給了保安機關。杜魯門的一億美元中，有一百萬顯然給錯了人！

波蘭報紙登載了科瓦爾斯基和森科的一封信，他們在信中揭露了美國特務人員在波蘭的罪惡活動。他們詳細地敘述了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人怎樣把“伏爾肯”計劃交給他們，這個計劃就是美國特務們的一個戰時“行動”綱領。根據這個醜惡的計劃，“自由獨立團”的間諜人員的任務是組織騷擾性的武裝襲擊，為美國轟炸機指示目標等等。一九五二年九月，美國人曾發給他們一個“調查表”，其中涉及很多重要軍事機密。

這封信揭露了波蘭人民的死敵美國統治者的陰謀，他們力圖奪去自古以來的波蘭西部領土。據寫信人說，邱吉爾也持有同樣的意見，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就對賣國賊米柯拉茲科公開表示過這個意見。人們可以從美帝國主義者的一位代表的聲明中，判斷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傲慢態度。這位代表狂妄地許給波蘭流亡

者匪幫“一個海口”。要知道，波蘭現有海岸綫長達四百公里呢！

寫信的人所描寫的“流亡者的臭水坑”引起了人民的憤怒和憎惡。冒險家和賣國賊們因為自己羸弱無力，便瘋狂地勾結極端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最好戰的美國集團”。信裏說：“我們的計劃是根據戰爭觀點制訂的，其目的在於加速戰爭，把戰爭轉移到我們的國土上來。”

美國人把毫無人性、已經被歷史拋棄的這些敗類熱心地收集、豢養、裝備起來，這件事又一次暴露了戰爭販子的下流勾當。戰爭販子們在反對和平民主陣營的鬥爭中是無惡不作的，他們公開答應流亡者匪幫發動戰爭來反對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

但是，他們的一切陰謀都是白費！可以肯定地說，在最近的事件尚未發生之前，美國特務機關的計劃就早已慘敗了。對於卑鄙的賣國賊們，口袋裏藏着手槍和毒藥的人來說，對於所有企圖扭轉歷史車輪的人，妨礙波蘭人民走向幸福的新生活的人來說，要在今天波蘭的建設熱潮中，和平勞動和一致警覺的氣氛中生存下去，那是不可能的。

寫信的人承認，他們爲了求助，曾接觸過一些人，但每一個人都深惡痛絕地躲開了他們，只有墮落分子，“沒有頭腦，作慣壞事”的財迷心竅的流氓們，應該關在監獄或瘋人院裏的人，才願意爲他們服務。

在人民民主國家中，間諜和賣國賊早就站不住腳了。他們落在高度警惕的人民的網羅中，像困獸那樣左衝右闖。“自由獨立團”在波蘭的分支機構的首領們自首幾天之後，波蘭報紙報道，另外兩個美國特務，一個叫做揚·霍馬，一個叫做汪達·魏伯，也向波蘭邊境當局自首，這絕不是偶然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陰謀反對人民波蘭，顯然是失敗了。問題倒不在於美國“反間諜隊”的強盜們喪失了他們在波蘭建立的間諜網，不在於把希望寄託在特務身上的美國流氓們損失了一百萬美元，不在於他們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挨了一記響亮的耳光，也不在於他們的陰謀詭計又一次被揭露。問題在於：這次失敗是必然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是空前地團結一致和警覺的，對於敵人，他們充滿了強烈的仇恨，他們的打擊是強有力的。力圖侵犯他們的和平生活的美國原子狂人，人類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敗，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和保衛和平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則正向光輝的前途邁進。

（一九五三年第二期）

巴黎的“小華盛頓”

“主啊，我們真慚愧，金錢和地位壓倒了我們的純潔的同情心。幫助我們吧，讓我們能够像您那樣慈悲爲懷，關心世上的小人物。”——美國參議院的牧師用這幾句話開始了他的祈禱，參議員們都裝模作樣地抬起頭來仰望上天，這樣他們就開始了一天的“仁慈的”工作。

人們會以爲，華盛頓的“謙恭的”傳教士們所以要奔走全世界，是因爲對罪孽深重的歐州人懷有真正的牧師的熱愛，而不是爲了想在國外大撈大刮，不是爲了打算用“美國生活方式”的全部“精華”來快一點麻醉“世界上的小人物”。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幾乎沒有哪一個角落看不到美國金元在閃閃發光。妄想稱霸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豺狼們，甚至要到月球上去扯起美國旗來，像摩根系刊物“柯里爾”雜誌所說的那樣，“立即開始工作”，從速解決有關征服月球的“技術問題”，打這裏面找出生財之道。

不過，靠到別的星球上去建立基地來積累幾百萬美元的利潤，這究竟是將來的事。眼前，美國的商人、暗探和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這些掌握大權甚至身爲部長的人物，寧可拿出他們的叫人感激涕零的好心腸來照顧歐洲“老家”。

一月十二日，華盛頓的“新聞報”寫道，目前美國在國外的“政府官員足夠編成十五個以上的陸軍師”，人數共達三九七、八三七名。

美國“恩主們”特別關心像巴黎這樣的城市。由於到法國首都訪問的戰爭鼓吹者絡繹不絕，巴黎的美國大使館特別設了一個部門，專門迎接“遊客”，給他們預備汽車，幫他們買“香水和帽子”、書籍和戲票，並且備有嚮導，免得這些愛逛下流地方、愛做黑市投機的人迷路。

甚至美國反動刊物“星期六晚郵報”也認為有必要指出：“立法者”（國會議員）的國外旅行給美國納稅人增加的負擔，單單在一九五——這一年，就有兩百到兩百五十萬美元。那末，大西洋彼岸的這些主子們在法國那樣隨心所欲地進行活動，就像手裏拿着四張“愛斯”的賭棍那樣有把握，這對法國的為害該有多嚴重呢。

遊客只不過是問題的一部分！巴黎滿街都是最新式的美國汽車。車裏的人並不是什麼遊客，而是一些主子，他們想把巴黎變成華爾街強盜和五角大樓原子狂人的分號，變成貪婪的股票經紀人以及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奸細和暗探的樂園。

巴黎簡直到處都是美國官員。他們在這裏的人數比在地球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也許就是除了在美國本國。單是巴黎的十七個美國政府機關，就佔用了十八幢大樓，雇用了一千五百個美國人。

在巴黎，代表美國的有四個大使，三個全權公使，十二個退役和現役的將官，幾打上校，經濟專家、外交家，甚至於還有聯邦調查局的官方特務。據倫敦“工人日報”報道，在歐洲和北非的